

江西云居山佛教史话述略

◎ 徐慧茗



DOI:10.16805/j.cnki.11-1671/b.2021.0066

中国汉地佛教经北周灭佛和隋唐之际的战乱，以长安、洛阳、邺都为中心的中原地带，发生过一南一北两次大规模的僧众流动。其中向南一支广布于淮南江表诸郡和荆襄地区，日益发达，最终成为禅宗的发祥地。其标志是初唐道信和法融两支禅系的崛起。六祖慧能之后下分两支，即南岳与青原。南岳下出临济、沩仰二家；青原下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家，合称为“五家宗派”。六祖慧能—青原行思—石头希迁—药山惟俨—云岩昙晟—洞山良价—云居道膺与曹山本寂，后人称之为“曹洞宗”。江西禅系，通称洪州（南昌）宗，奉怀让为本系始祖，至其弟子道一，宗门大开，经过贞元（785—805）、元和（806—820）几十年的发展，名师辈出，成为当时禅宗中群众基础最为深厚、势力最大的一个宗系。^[1]马祖道一自天宝三年（744）至贞元四年（788）四十多年的时间，在江西传禅取得很大的成功，特别是在实践上做出农禅类创新。近代禅宗走向衰落，一代高僧虚云为振兴禅宗青原法脉，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承曹洞宗法脉第四十七世衣钵。虚云认为道膺禅师在云居山时大兴曹洞道场，且得朝廷封赐，曹山本寂与云居道膺二人应作曹洞宗第二世，改曹洞宗为“洞云宗”。为了便于后人寻根究源，虚云大师曾续演各派法卷，分宗录出。其中“洞云宗派”奉洞山良价为第一世，曹山本寂与云居道膺为第二世，从第三世同安道丕禅师，……直到第三十世廩山常忠禅师。^[2]

江西云居山，原名“欧山”，^[3]亦称“欧

阜”，乃庐山之余脉。因山常出云，遂名“云居”，简称“云山”。其丰姿俊秀、气势磅礴，终年云蒸霞蔚，宛若天境。苏东坡赞之为“冠世绝境，大士所庐”（《与佛印禅老书》）。唐宪宗元和三年（808）道容禅师肇基立寺，曹洞宗二祖云居道膺禅师传灯阐教而宗风大振，唐僖宗中和三年（883），赐额“龙昌禅院”；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敕改名为“真如禅寺”而至今。自唐宪宗元和初年道容禅师开山，僖宗中和三年（883）道膺禅师入山演法后，直至明代，以祖师禅载《传灯录》者共48人。云居山佛教的兴衰是中国禅宗兴衰的一个缩影，唐、宋、明、清都有哪些杰出的高僧在此弘道扬法？他们为云居山书写了怎样的佛教史话？以下将从“云居古道场”“千年真如寺”“百丈洪州禅”三个方面略作阐述。

一、云居古道场

按古地志载：“南岳为荆扬鼻祖，负终南而跨荆湘，蜿蜒逶迤，东至庾岭分三支：中支入瓯越，过灵隐而穷普陀；南支进五岭，由宝林而尽罗浮；北支则下西江，经分宁，走双龙、百丈、宝峰，至海昏界而结云居山。是知云居山者，乃南岳之尽龙也。”^[4]“千霄几千仞，据地三百里。”^[5]晏殊云：

“盘址崔嵬，层渊秘邃。中画郡国，外罗邑居。灵真之所迥翔，川涂之所卫要。”^[6]晦山老人称“千层台拥浮幢寺，十丈莲攒泰华图”，谓之“莲华城”，并撰《天上云居赋》：“维此云居，卓出天

衢，挺海昏之秀域，隶洪都之巨区。……仙人欧岌，始寄双凫，爰著名于欧阜，遂并美于匡庐。”^[7]云居山真如禅寺是历代祖师的最胜道场，千年来风，香火鼎盛，高僧辈出。唐道容、道膺、道简、道齐等禅师；宋佛印、佛果、大慧宗杲禅师；明洪断禅师，清晦山禅师，近代虚云老和尚等高僧大德都曾卓锡云山，禅宗五家七宗亦相继于此传承。

（一）神祇呵护 灵应不绝

唐宪宗元和（806—820）初，司马头陀^[8]至云山见道容禅师，谓容曰：“吾自南岳来寻此山，凡十五载，今获胜地。愿与禅师阐扬佛教。”是夜梦五神人来曰：“求珠当入九重之渊，搜宝必登万仞巅。”黎明头陀命樵人开道，与容登山。有白鹿衔花前导，忽见五神人现前，曰：“此山乃弟子眷属所居，弟子受佛记嘱，今愿舍此续佛慧命。”容领诺，随其地治基建寺。僖宗中和三年（883），弘觉禅师道膺入山，开堂演法，常有五老人来听。一日弘觉问曰：“公何人？”对曰：“山前檀越。”言讫而行。弘觉异之，令人观其何往，到山侧小池跃入其中遂不复见。至今人呼为“五龙潭。”^[9]相传道简禅师在云居，“密授真印，而分掌寺务。……主事不惬素志，罔循规式，师察其情，乃潜弃去，其夜安乐树神号泣。诘旦主事大众奔至麦庄，悔过哀请归院。众闻空中连声唱曰：‘和尚来了！’”^[10]明万历壬辰（1592），真如寺钟不击而自鸣者数日，适燕京万佛寺住持洪断禅师应运而至。虚云老和尚于癸巳（1953）七月初五日到山，住僧咸曰：“师之将至，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者三日矣！”云公来云山第三年春，膺祖时植银杏花落满园；圃内黄瓜一蒂四实，萱草寻花敷四层，共二十四瓣，观者称奇。云山凡此瑞应，如“无心杏”“罗汉塔”“安乐殿”等古迹的由来，无一不暗示佛法的神通之处，此所谓“法门无尽，灯灯相续也”。^[11]

（二）高僧辈出 法脉相续

唐道膺禅师传灯阐教、宗风大振。道膺（853—902），唐幽州（河北省）蓟门玉田县人，俗姓王。幼年出家，诵习经法，青年因不甘“桎梏于律仪”而前往翠微山问禅。三年后参洞山良价，契悟宗旨，遂嗣其法。唐昭宗在位时（889—904）卓锡

云山，“所化之徒，寒暑相交，不下一千余众。牛头香树围绕者，皆是栴檀；金翅鸟王轩翔者，不齐尺鷁；四方馈供，千里风从，如荆南帅成汭，遣贲檀施，动盈巨万”^[12]。道膺所在的晚唐时期，正是南禅鼎盛时期，道膺到云居山弘法近三十年，得到镇南节度使钟传（？—906，洪州高安人，时封南平王）的大力护持，每每施金逾万，殿堂寮舍焕然一新，香火法事十分旺盛，钟传曾为道膺奏请紫衣、师号，僖宗赐寺名为“龙昌禅院”，圆寂后赐道膺“弘觉禅师”谥号。道膺在云山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继承曹洞宗“理事不二，体用无碍”的思想和“家风细密，言行相应”，“随机利物，就语接人”的禅风，授徒千余人《五灯会元》载声名卓著者达19人，如怀岳、道简、山昌等，均声名显赫，续曹洞宗法脉，使“洪州禅”在唐至五代遍及大江南北。时有新罗僧云住得道膺印可，归国后创曹洞宗须弥山派。入宋以后，沩仰、云门、法眼渐次失传，临济、曹洞日盛。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日僧道元来华求道膺之法，并将曹洞宗引入日本，至日本佛教仍将真如禅寺尊为曹洞宗祖庭之一。

明洪断禅师恢复云居祖庭。洪断和尚原是北京万佛堂住持，受紫柏真可（1543—1603）之请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来复兴毁于元末兵火的云居山真如寺。据《云居山志》载：

……岁壬辰，年四十三。晤紫柏尊者于京师，闻“最怜清净金仙地，反作豪门放牧场”之句。遂荷策云居，结茆闭关，跪诵《华严》三载。丙申，慈圣皇太后遣中贵到山赐紫衣等物，始建方丈。辛丑建大殿。壬寅进京，皇太后施金，铸渗金千佛宝莲卢舍那大佛。乙巳进京，国母领赐《龙藏》。戊申回山，建藏殿安奉，……壬子复往万佛堂，不复来矣。前后往来经略云居二十年……殿堂寮舍，凡丛林所宜有者，内外焕然。续置庄田，约计七处。命徒属辈各依庄庵静住，商请十方高僧住持常住，以公法化，冀唐宋盛时气象，将见于今日矣。”^[13]

“万历丙申（1596）圣皇太后遣中贵到山挂幡、赐金及紫衣等物。因葺方丈左右禅堂。癸卯复蒙神宗之母‘慈圣皇太后’施渗金毗卢佛铜像，高

丈余，赐藏经一部，建藏经阁贮之。”^[14]方丈、天王殿、钟鼓、三门伽蓝、祖师真君、龙神祠、斋堂等皆遂落成。^[15]洪断禅师费尽艰辛，历时二十载，终于重新恢复了云居祖庭。万历四十年（1612），六十三岁的洪断禅师决定离开云居山，返归北京万佛堂。临行前，因恐云居山十方丛林演变为子孙丛林，遂将自己的所有徒属共十人，分别遣散到各地之小寺庵。直到明崇祯十年（1637）顓愚观衡禅师来游云居山，常慧禅师见而大喜，再三邀聘，以真如常住付托顓愚。顓愚观衡禅师住持云居法席后，乃大兴云居道场。顓愚观衡（1579—1646），明末高僧，因其常坐禅大伞下，又署“伞居和尚”。《山志》载：“（顓愚）丁丑至云居，见山水丰厚、峰峦环拱，曰：‘南方北山，天下第一道场也！’遂应请，时云居缘尽法施，师振扬风，重新观看，见闻感悟，顿成净土。”觉浪大师曾云：“和尚重兴云居，与膺祖同功。”^[16]顓愚全身法塔距真如禅寺约七公里，现存三组塔铭：《云居中兴顓愚衡和尚塔铭》（明熊德阳所撰）、《云居中兴顓愚和尚塔铭》（曹洞正宗第三十三世金陵栖霞寺道盛和尚撰）以及明进士熊文举撰《重迁顓愚和尚塔铭》。

1954三月初十日上午，因重建大殿，虚云老和尚命人先将瓦砾除去，集百人之力，将大铜佛移开。发现下为石座，中有地宫。有青石碑三块（含碑文），石盒一方，函盖无损。考之，其一为宋代绍兴辛酉法如禅师刊；其二为明代万历壬辰洪断禅师刊石。石函中藏有镇座法宝各物。碑文两块，标题为“云居山真如禅院重建大佛宝殿地宫铭”，每块碑文分记事和铭文两部分。碑文一记载了云居山在元末遂遭焚荡，受悟禅师纸托中兴云居的经过。其二记载的是万历壬辰二十年春，檀越贺学礼共建大殿的经过，建藏经阁、方丈、天王殿、钟鼓楼、三门伽蓝、祖师真君、龙神祠等，落款为“赐紫中兴云居第一代比丘洪断记”。另有“谨示”两则，镇座物品，计开诗二首《登山有感》《畅述本怀》。^[17]

清初晦山、云鹏整顿云居禅林。戒显（1610—1672），号晦山，明末清初临济宗高僧，俗姓王，字愿云，娄东（今江苏省太仓县）人。顺治七年（1650）晦山到庐山，初住香炉峰遗爱寺，后移归

宗寺。适云居山真如寺以疏来请，遂于顺治八年（1651）前往开法。并率众耕作，殿堂厨库，顿然一新。建大雄宝殿、应供堂、香积堂、云水寮。

“历年，是时禅风渐衰，和尚以临济七事鉗锤衲子，号为毒辣；入室者甚众，皆天下之英俊，化行江楚数千里。和尚开辟之功，何其伟也！”^[18]他前后住持十年，一面倡导禅学，一面弘传戒法，道誉闻于江楚。

继晦山戒显禅师之后，其法徒燕雷元鹏禅师就任真如寺住持。元鹏禅师继其师未竟之功，且发扬光大，在寺内大兴土木，“新建禅堂、方丈安稳室、千斋堂、耆宿寮、浴堂、田寮、米寮、千华阁等，整齐绚烂，蔚然复唐宋旧迹。岁辛亥，燕雷又续置学背垅庄田二十亩零，便输漕米。又缁素合置木埇庄田三十九亩零，以供晦山和尚塔院香灯。”^[19]至清康熙七年（1668），新建的禅堂、方丈、千斋堂等建筑即告竣工。与此同时，元鹏禅师还继承顓愚、晦山二前辈的遗愿，完成了《云居山志》的编纂。

近代高僧虚云对云居道场的复兴。1953年7月，虚云老和尚（时114岁）应真如禅寺性福和尚之请，在弟子佛源、觉民、果一等的陪同下，从庐山大林寺出发，徒步登山礼祖。见满目瓦砾，荒草遍地，仅留毗卢遮那大铜佛曝坐于荒野，遂发大愿，重兴祖庭。大师以百余岁高龄，殚精竭虑，历尽艰辛，仅用了三年时间，佛国楼台，重新涌现，渐复唐宋旧观。1990年9月，真如禅寺又兴建了“虚云纪念堂”，缅怀高僧虚云。1982年修复了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等建筑。同年9月又新建了“虚云老和尚舍利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全面落实，真如禅寺在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老和尚、现任住持纯闻法师的主持下，真如禅寺广大僧众禅修不忘农事，农禅双举，劳作自给，成为全国重点寺庙和佛教活动的场所，全国“三大样板丛林”之一。

二、千年真如“莲华城”

（一）云居御墨 泽被后世

云居殿堂，历奉敕建，琳碧精营，以唐宋最盛。“明天顺成化尚存僧房五百余间”^[20]，足见唐

宋之兴盛。云居御墨，肇自唐代以及两宋。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道容禅师与司马头陀同游云居山，登顶见地平如掌，湖澄如境，四周龙珠峰、袈裟峰、钵盂峰、象王峰，环列如屏障，便在此处开基建寺，始为“云居禅院”。继道容建寺后，其弟子全庆、全诲等嗣法云居住达70年之久。至唐僖宗中和三年（883），道膺至山，“时南平王钟传素仰道风，方持戒律，摄衣延见，虚左相待。……（膺）诣府抗辞，请扬真谛。南平即日欣然许之，黑白欢迎。人天景从，登狮子之座，抚纳众生。宣海潮之音，开导群品。钟传奏闻帝廷，赐额曰‘龙昌禅院’，号曰‘弘觉大师’”^[21]。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赵恒诏赐“真如禅寺”匾额，仁宗御赐飞白书，并赐元祐禅师紫衣。时佛印了元禅师，九坐道场，名振朝野。仁宗赐佛印高丽磨衲金钵，以旌师德。高宗建炎元年（1127），佛果克勤禅师，奉天下名山，惟师择住之，诏敕住持云居，赐号“圆悟”。师捧起敕曰：“龙床角头亲赐得，天上云居古道场。安可树边藏拙衲，更无佛法可商量。”^[22]宋代复赐名“真如禅院”，“其时相传庄庵四十八所”。明天顺成化中，尚存僧房五百余间。到嘉靖末年大圯，仅剩碧溪桥、讲经台、安乐殿、罗汉塔、赵州关，令游者怅然。

明初，真如寺院的殿堂房屋、湖田山产逐渐被地方豪绅侵吞盘夺，一片衰败。正是洪断禅所谓“最怜清净金仙地，反作豪门放牧场”的景象。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神宗敕谕：“……佛氏藏经旧刻六百三十七函，我圣母慈圣宣文明萧皇太后续刊四十一函，朕既恭序其端，而又通行应施，序其前后，敕谕护持。所以锡孝类、留慈恩也！兹者朕嘉善道之可依。念传布之未广，爰命所司，印造全藏六百七十八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永垂不朽！”^[23]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万佛堂住持诸缘洪断和尚到云居山重建真如寺。万历丙申（1596）圣皇太后遣中贵到（云居）山挂幡赐金及紫衣等物。复蒙圣皇太后施渗金毗卢佛铜像，高丈余，赐《大藏经》一部，共678函，建阁贮之。^[24]万历三十年（1602）殿堂僧舍相次落成，神宗皇帝御书匾额曰：“寡过未能”。禅堂楹联云：“智水

消心火，仁风扫世尘”。洪断把他重兴真如寺的经过，简记刻石，与前代渗金古释迦像、舍利瓷瓶、梁公砚、古炉瓶等法宝文物一起，埋藏于大殿佛座下地宫石函内，以兹纪念。1953年，虚云老和尚重兴云居道场，此物尤存。

（二）云居仙境 流光溢彩

虚云老和尚在《云居山志重修流通序》中记道：“会议重修事宜，虽有殿宇旧址之可寻，而乏山志记载之考据。因志板久毁，书册亦绝，后于苏州访得残本^[25]，漫漶殊甚。乃属岑学吕居士考订重辑之。略有增删。……久历变更，酌为删去。其余悉依旧本。”^[26]以下以岑学吕编《云居山志》（1959年，以下简称《山志》）所辑“寺记”（卷七）、“赋”（卷十二）、“诗文”（卷十四至十七）为例，从文人的描述中，略窥真如寺一千二百多年的佛教史。

《山志》所录诗歌包括诗233首，其中士人诗79首，僧诗84首；集景诗70首，其中士人诗21首，僧诗49首；歌2首，词2首。这些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相互赠答之作；2.怀念之作；3.题咏之作。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是对云居道场很好的文化诠释。其中收录最多的是晦山老人的作品，以其署名的艺文类共40篇。其次是元鹏禅师，共28篇。从时间上看，这些诗歌出现于北宋到清初，均是禅僧士大夫化与士大夫禅悦之风盛行的时代，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在宋明时代的演变。其中像佛印与苏轼、秦观等人，大慧宗杲与李彭、韩驹、吕本中等江西诗派诗人，还有晦山、元鹏等人的社会交往，都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士人佛教”的具体表现。从地域上来看，这些诗收录在《云居山志》中，尽管不是所有的诗歌都是与云居山有关，但总体上都与云居山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体现的总体是反映僧俗交游现象，既是南方佛教文化的一个侧面，同时也是江西禅宗文化的一个典型的地域特征具体。如北宋时的佛印了元、南宋大慧宗杲、明代诸缘洪断、清初晦山戒显、近代虚云老和尚，他们既是寺僧，亦是诗僧，其作品大都和云居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晦山老人为例，晦山的书法和诗文都很有名。《建昌县志》说他“博学强记，三教书无所不览，尤精墨妙，兼通

六家书。”徐增说他的书法“得晋唐神骨，偶落一字，人争宝之”^[27]。晦山曾为云居山撰写《天上云居赋》，文字优美，意境开阔，体现出明末清初一代“遗民僧”劝善治世的情怀。晦山在云居山时曾作《禅门锻炼说》，自序作于辛丑孟春（1661）上元日，时住云居山。这是一部针对当时宗下的流弊而提出的整理禅林的理论纲领。文字畅达，言简理尽，署名“江西南康云居山真如禅寺晦山戒显著”，前有序、后有跋，文学性和思想性都极高。^[28]

三、百丈家风洪州禅

（一）农禅并重 禅风悠长

禅宗的形成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事。相传达摩一派禅师，至四祖道信（579—651），以湖北黄梅双峰山为据点，在皖、鄂、赣临界地区的官民中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在此定居聚徒、坐作并行，不读经，不共人语。五祖弘忍认为“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把“禅”贯彻到日常“役力”生活中，改变了印度“凡禅必坐”的特点，从根本上改变了禅的面貌。这是禅宗对传统佛教思想的重大改革。^[29]

禅师的活动吸引了诸多的追随者，受到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关注，也导致了禅宗内部的分化。真正使南岳禅法轰动一时是中唐时六祖门下第二代马祖道一禅师（709—788）。马祖在洪州创立“洪州禅”（亦称“江西禅”），首创寺院丛林制度，并倡导农禅结合。马祖弟子百丈怀海（720—814），随马祖六年。他依据禅宗的特性，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元和九年（814）创《百丈清规》，开启了禅门丛林制度。禅僧寺院规式的诞生使得禅宗丛林的修持生活规范开始走向条文化、制度化。怀海所完成的农禅体系，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整部中国佛教通史中的重要事件。^[30]

真如禅寺自建寺以来，重禅修，亦重农事。自道膺以来一向秉承“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家风。历代住持带领寺僧身体力行、农禅并重，如法修持、严守清规。宋绍兴年间（1131—1162），法如禅师执掌法席，曾道：“道，十二时中向什么处安身立命？披蓑侧立千峰外，引水浇蔬五老前。”^[31]正是对真如寺农禅家风的形象的描述。明

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诸缘洪断和尚来山“垦劈荆棘，诛茅缚屋”，三年之内，砌起长达数百丈的“罗汉垣”。明崇祯年间（1628—1644），高僧观衡（号灏愚）住持真如禅寺，曾作七言古风《插田歌》：“田角斜，禾路直，横竖成行若丝织。畦似如来福田衣，禾象梵王网孔密……。”以诗入禅，以农喻禅，洋洋数千言，是农禅并重的代表作。明清易帜，战火兵燹之祸波及真如禅寺，晦山戒显继任方丈，集释门之英才，使膺祖繁盛道场宛然重现。戒显曾作七律《云顶田》：“云居高锁乱云巅，云外浮空满绿田。谁是五丁从梵坞，坐看百亩涌湖天。星河夜接袈裟影，鹤鹤朝冲犁耙烟。肯学耦耕霄汉上，僧农一笠夕阳边。”情景交融，直抒农禅情怀。元鹏禅师继席，沿袭祖师禅风，增置田庄两处，共60亩；收录历代文墨，编成《云居山志》20卷（康熙版），亦作《云顶田》一首：“翠柏离披禾浪碎，香风浮动稻花肥。躬耕自昔家声旧，归路农歌放落晖。”上世纪五十年代，虚云老和尚中兴云居道场时，已是百余老人，仍“努力刀锄耕耘”，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古训，继承“农禅并重”优良传统。多方筹划修复殿堂、开荒种田诸事宜，并呈报地方政府批准，成立真如寺僧伽农场。到1956年，共开出水田百八十亩，旱地七十多亩，收割了四万五千多斤稻谷，杂粮两万六千多斤。同时，营林造林数百亩。^[32]据《云居山新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真如禅寺在光大“农禅并重”传统方面的继承与发展的实际，重建东西禅堂，增加坐长香的人数，延长每日坐香时间，每年如期进行夏讲冬参。农林生产方面，既恪守寺院惯例，又学习借鉴世俗社会的改革措施，采用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僧众的生产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益，多次获得生产自养先进单位荣誉，从而使这座得到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居士首肯并赞扬为“样板丛林”的寺院形象更为突出。^[33]

（二）先哲相衡 相得益彰

历代文人墨客，竞相前来，如白居易、秦观、皮日休、苏轼、黄庭坚、晏殊、朱熹等都曾参礼云居山，登临游览，留有咏题。历来最为人们称颂的是苏东坡、佛印和黄庭坚的故事。中国的佛教经过唐代的繁荣昌盛，至宋代已没有过去那种极盛的气

象。唐代禅宗的五家派别，到了宋代主要有临济宗和曹洞宗两家仍然盛行，以后又发展出黄龙和杨岐两派。这些禅宗支派以“文字禅”“看话禅”盛行，结果出现了大量的《灯录》和《语录》，本来不立文字的禅宗，变成了“大立文字”“不离文字”的禅宗。宋代这种独特的禅风自然会影响到宋代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代表北宋诗坛的苏轼与黄庭坚受到这种“文字禅”的倾向的影响，尤其黄庭坚亲自实践了禅宗默照静观的禅法，其艺术风格完全接受了公案中“参话头”的思维模式。

佛印（1032—1098），法名了元，字觉老，俗姓林，饶州浮梁（江西景德镇市）人。一生四度住云居山，接得四方云衲。《宋高僧传》载：

诞生之时，祥光上烛，须发爪齿，宛然具体。……孩孺异常。发言成章，语合经史。闾里先生称曰“神童”。年将顶角，博览典坟，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迈。风韵飘然，志慕空宗。投师出家，试经圆具。感悟夙习，即遍参寻。投机于开先法席，出为宗匠。九坐道场，四众倾向，名动朝野。神宗赐高丽磨衲金钵，以旌师德。……^[34]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世称“黄山谷”，其独特的诗风开创了江西诗派。宋元丰初（1079），佛印出任真如禅院住持，续佛慧命，大行禅法。四方衲子云集，纷拜门下，徒众达千人以上。苏轼、黄庭坚、陆游、王安石等也都相继登门造访，奉之为师，交往甚密。黄庭坚以“白发庞眉老尊宿，祖堂秋鉴耀真灯”（《登云居作中》），赞佛印高岸的道行。黄庭坚曾多次登上云居山，与佛印几乎形影不离。一起习经研法，采茶浇地，游山谒寺，轻松如意的农禅生活在诗作中多有体现。

黄庭坚还应了元之请撰写了《云居右禅师语录序》一文。

苏东坡是早年在移居湖州过金山寺时，结识了佛印。东坡与佛印禅师的众多公案，为后世所广传。两人真挚友情，除了可见于历史记载的趣闻轶事中，还真实地体现在云居山的景点之间。“佛印住云居，凡四十年间，德化缁素，缙绅之贤者，多与之游。四众倾向，名动朝野。”^[35]云居山中有“碧溪桥”，相传为佛印所建，又称佛印桥。东坡

作《游云居》：“一片楼台耸天上，数声钟鼓落人间……欲与白云论心事，碧溪桥下水潺潺。”桥下有石，相传苏东坡与佛印并肩坐于溪畔的巨石上促膝谈心，后人将此石名为“谈心石”。谈心石上刻有“石床”二字，劲道放达，据传为苏东坡手迹，至今仍完好留存。佛印禅师与苏东坡应酬文字很多，乐为后人所传诵。例如，南宋时出现题为宋苏轼撰的《东坡问答录》（又名《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所记皆为苏轼与佛印禅师往复之语。明魏学洢《核舟记》描述的苏黄与佛印三人共舟，“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36]，形象传神逼真，意境深远开阔。

黄庭坚及江西诗派，自觉地将禅宗的思维方式运用到文学创作的构思中，作诗多参禅理、禅趣、禅语，迥异于唐诗，无疑是诗歌创作上的突破。这与宋代江西禅宗的兴盛有一定的联系。宋代禅宗最繁荣的黄龙和杨岐两派均产生于江西。黄庭坚的家乡修水县附近到处都是南禅寺院。浓厚的禅宗文化气氛，影响了黄庭坚、韩驹、李彭等江西诗派诗人的风格。与诗人交往的高僧，如大慧宗杲等，又均是名噪一时的高僧大德。同时住持云居山多年，士僧交往频繁，参禅品茗，用禅的理念和思维方式来表达人生如梦、随缘旷达、清净本性、自我解脱等主张，追求自己人生的真谛。禅宗对诗歌的渗透的结果，必然是带来真正的审美趣味的平淡自然化，且富于理趣、谐趣与意趣，以参禅之法，教人学诗，以禅学建立诗学。禅与诗的融合，经苏轼、黄庭坚等，至江西诗派时已经达到了高峰，其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37]

四、结语

云居山，唐宋与匡庐齐名，秀甲江右，古往今来成为南来北往高僧大德的行脚的必经之道，在汉传佛教史上具有的突出意义。膺祖所在的晚唐时期，正是南禅鼎盛时期。膺祖在云居山弘法近三十年，承曹洞禅风，授徒千有余人。五代十国以后，天下曹洞宗所奉行的实为道膺精神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如禅寺是曹洞宗的源地。直至明代，以祖师禅载《传灯录》者共48人，僧房尚有五百余间。唐宋之盛，

可见一斑！明清以降，云居道场几经衰落。幸有佛弟子明洪断、观衡，清初晦山、云鹏，近现代高僧虚云、一诚等整顿云居禅林，复兴云居道场。真如禅寺自建寺以来，秉承“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家风，使得千年丛林在新时代仍然古风犹存，成为当代的样板丛林。历代文人墨客，竞相前来参礼云居，登临游览，多留咏题。浓厚的禅宗文化气氛，影响了黄庭坚、韩驹、李彭等江西诗派诗人的风格。禅与诗的融合，形成江西诗派特有风格，影响深远。

（作者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17级中国史博士生、南昌交通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南部县宗教与乡土社会”项目编号：18BZS076；2020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基于社群文化的南昌西山万寿宫庙会研究”，项目编号：SH20102；2020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校级教改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以L学校为例”阶段性成果）

注释：

[1][30] 杜继文、魏道儒著：《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第253页。

[2] 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杂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166页。（版本下同）

[3]《方舆胜览》卷十七载：“欧山，在建昌。相传有欧炭得道此山。”康熙版《云居山志·山川》载：“传欧炭将军为楚将，以怀王入秦，而后裔康王避难于庐山谷中。王翦追之急，天忽雷雨烈风，翦人马不能前，因名‘康王谷’。而将军觅嗣主不得，遂遁此山。修炼得道，仙隐始著，故名欧山。”

[4] 岑学吕重编：《云居山志·山水》，载于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编》，第二辑，第15册，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版，第45页。（版本下同）

[5]《云居山志·集景诗》，第233页。

[6][9][14][19][20][21][24]《云居山志·寺记》，第116页，第115-116页，第120页，第124页，第119页，第116-119页，第120页。

[7]《云居山志·赋》，第167页。

[8] 据《江西通志》：“司马头陀习堪舆家言，历览洪都（今江西南昌县）诸山，钤地一百七十余处，迄今犹验。一日至奉新，参百丈，曰：‘近得湖南一山，乃一千五百善知识所居。’百丈曰：‘老僧可住否？’曰：‘不可，和尚骨相，彼

肉山也。’时华林觉为首座，询之，不许。一见灵祐，曰：‘此为山主人也。’后往住山，连帅李景让率众建梵宇。请于朝，赐号‘同庆寺’，天下禅学辐辏焉。竟如其言。”

[10][13][16][31][35]《云居山志·住持》，第64页，第78-80页，第80-81页，第75页，第67页。

[11][15][17][26]《虚云和尚全集·书信·文记》，第316-317页，第103页，第102-105页，第319页。

[12]〔北宋〕释贊宁著：《唐洪州云居山道膺传》，载《宋高僧传》卷十二，《大正藏》，第50册，第781页。

[18][27]《云居山志·录序》，第138页，第140页。

[22][23]《云居山志·敕谕》，第112页，第132页。

[25]此残本即康熙版本的《云居山志》。该志的成书年份为康熙丁未年，即康熙六年（1667）。晦山戒显的法嗣燕雷元鹏在《云居山志·缘起》中说：“鹏忝继席，匡领之暇，苦心搜采，积之十年，据实诠次，薄成卷帙。”时元鹏为真如寺住持。晦山戒显《云居山志·序三》中说：“今丁未，鹏子主席之十载。忽传一编至，则约翁所定，鹏子手辑《云居志》也。”“约翁”，即熊维典，字约生，建昌人，明崇祯四年（1631）举进士，入清不仕，隐归乡里。熊维典《云居山志·序二》中说：“《云居山志》，颠愚师欲为之，……晦山师又欲为之，……今燕雷师卓锡是山，始克为之。”颠愚禅师于明崇祯十年（1637）住持真如寺。现有《云居山志》有三个版本：1.〔清〕释元鹏编纂，何明栋、卢川校注：《云居山志》（合订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岑学吕编：《云居山志》，初版于1959年，载于李润海监印、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编》，第二辑，第15册，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版；3.释一诚主编：《云居山新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28]林元白：《晦山和尚的生平及其〈禅门锻炼说〉》，载《现代佛学》，1960年第6期。

[29]杜继文著：《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页。

[32]《虚云和尚全集·年谱》，第248-249页。

[33]华文：《评〈云居山新志〉》，载《法音》，1993年第2期。

[34]《南康军云居山了元佛印禅师》，《五灯会元》卷十六，《卍新续藏》，第80册，第331页。

[36]魏学洢：《核舟记》，载《文章辩体汇选》卷580，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37]朴永焕：《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之禅诗研究》，载纯闻主编《巍巍云居千年真如—虚云禅师佛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39-778页。

（责任编辑：王丽心）